鴻苞集卷之九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人品

珠璣瑶琨為質不同而同為世寶麐鳳孔鸞為族不同而同為物珍人靈萬物德具五常而姿性各殊品格亦别苟有可貴不必盡同周孔大聖體道弘純古佛上乘了義圓覺黄老至真煉性清虚三

氏鼎立無以復加下此賢哲之流殊塗異品德性醇厚器量深宏鎮靜可以定國溫直可以銷鄙方潔可以表俗則陳太丘王彥方韓魏公司馬君實其人也清標絕峻獨行無耦芥三公而不睨壓千金而何有則管幼安龐公孫公和韓伯休其人也精誠以許國粹白以律身氣當百折心貫皦日則龍比朱雲諸葛武侯顏魯公文丞相其人也豪傑義俠人倫鑒裁長揖人主功成不賞師表後進仰為龍門如濁水蓮華淤而不染則魯仲連郭有道

虎嗣宗其人也勇冠三軍智畢萬夫意氣雄於
羆肝膽裂乎金石則關壯繆張睢陽岳武穆其人
也先國後家豐人約巳萬物德其寛仁九族蒙其
福慶則晏平仲范希文其人也居謙冲於欹器戒
三緘於金人醇謹法乎萬石取予嚴乎一介名檢
無缺悔吝亦遠則楊震胡威楊綰趙抃其人也倜
儻豁達欽寄歷落可與立大節成大事而不規規
小廉曲謹則管夷吾范蠡李靖郭元振郭子儀其
人也疏朗而加以忠義清真而兼擅風流辭采暎

發匈懷蕭灑則李白白居易蘇軾其人也權奇魁
詭洸洋跌宕以麾斥八極爲度以陵轢萬乘爲心
希猶龍之迹立人外之調則東方朔陸法和李泌
其人也寂寞守雌恬於勢利輕世事而若騃聵
典而若淫則董仲舒劉向鄭康成皇甫謐顏師古
鄭虔其人也兼通古今明練國體言之鑿鑿副名
實措之井井合機宜則賈誼陸贄其人也夫人品
不同如此皆有可貴故聖門高弟列爲四科不得
中行遂思狂獧聖人眞宰鑪錘固無棄物矣後世

各分形骸各立門戶苟與巳不同格調非毁排擠必勝而後巳是局於人我而不見大亦甚矣嗟乎審若是者則以聖人視天下天下無復人類矣而聖人故不爾爾桃蟲宛轉於核中彼又烏知天地之大乎



猶龍

仲尼曰老子其猶龍乎仲尼之所謂猶龍大道之宗也下此而非常豪傑可以猶龍稱者上下今古吾得其人焉太公望吳季札管夷吾越范蠡張良安期生東方朔嚴光諸葛亮徐庶梁陸法和魏高允隋徐洪客李泌顏真卿陳摶我　朝劉基鐵冠道人于謙王守仁皆非凡品之可儔非恒情之能測何以明之太公望未見文王先入夢兆非熊非羆伯王之器爲灌壇令龍神至不敢以風雨過八

十而始遇文王相武王伐紂不獨運籌帷幄又躬駈馳甲馬分茅裂土百餘年而後卒吾不能窺其神謀秘略即精神筋力何其迥異乎人也季札一廉潔清虛士苴富貴公子乃偶詣觀周樂審音妙賞雖師曠不能過彼其生長斷髮文身之地何時習而知之自非神悟天縱無以至此既以遜國而去飄然物外都無意人世事吳人何故而所至歸之如流水至孔子服季札吳之知禮者特往而觀其羸博之葬則又不特妙識音樂而已管仲從桓

公于家難之後嗣君新立國事草創仲一朝起而
圖伯奔列國于指掌摧勁楚於顧眄謀若雷動功
若神助何其雄也不旋踵而名已登于仙籙吾想
其前苦貧賤後追經營何時聞道而修證乎管子
一書又冠于古靈心偉手又誰授之也范蠡圖伯
吳者此物也在太公猶掩面而斬妲巳少伯乃載
之而逝千古人無敢議其無行五湖一舸風流掩
映又不以此物而妨其得仙異哉越大夫吾誠不

得而測其津涯也張良挾力士椎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始皇暴于虎狼威于雷霆當時大索亾命誰敢爲子房逋逃藪者不惟自免併免力士是挾何術哉覈視秦皇而乃屈體黄石下邳橋下校之博浪沙中其氣骨一何強弱霄壤也良纖妍美好女子人耳鴻門一謝他人無敢留而良獨留以良當喑啞叱咤之雄如以一髮過千鈞彼范增者又磨刃眈眈其側竟無恙而事復講解良之一犯秦王再當項籍誰不可爲寒心吐

舌哉而良固探之如戲迹其一生雄豪跌蕩氣似
難降而暫爾寂莫飄然亦棄矣安期生始以長策
干項羽羽若急收之今與良平對局勝負未可知
惟赤帝之符已受天命羽是以不能用生而用居
巢一叟棄神龍收蝘蜓重瞳無珠矣實乃天意而
生乃急而棄蜉蝣之短景修龜鶴之長年輕萬戶
之徹侯證三山之仙伯不亦快乎人知安期仙人
不知其英雄嗟乎仙人亦何有于英雄哉東方朔
學綜玄微志凌霄漢正諫託諷莊語詼諧間見雜

出　萬乘陵轢公卿嘲侮豪傑彼其輕世肆志如此夫豈爲武帝之刃不利乎其神通變化足以自全帝固無如之何也周顛之謂我　太祖曰公安能殺我金刃水火豈能損我一毛哉曼倩亦何以異此而曲士乃徒以俳優不根視之謬亦甚矣嚴光傲睨萬乘至以足加天子之腹其胸中復著何物目以狂奴差亦非過然其譏切侯君房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止兩言耳而意氣干古其抱負固非世人所易窺天下雲擾英雄龍

戰故人方作天子不以此時圖竹帛取侯封而方
且栖遲雲山放浪烟水抗首不肯為故人屈非其
抱道有得何能甘此寂寂哉孔明高卧南陽時曹
操營許洛定中原事已大就先主尚無栖足地奔
走流播不絕如綫一相見輒許以三分鼎足甫出
而馳驅所遇吳魏皆勁敵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蓋
無一足當孔明旗鼓者六出師後司馬懿已束手
無策直以炎祚既盡大星告隕而已耳其萬古獨
步之才乎才略如此而繩尺恂謹都無雄豪簸蕩

之氣吾安敢謂其爲三代以下人物也徐庶以毋
故維谷佐曹非其本懷歸蜀勢又不可遂一籌不
展寂莫以終知建事功必由方寸此豈伊周以下
人且知操必不可輔見大義何了了操亦遂終置
之不一強逼迫其埋照又何深也至人哉至人哉
陸法和不僧不俗才足戡禍亂道足了生死遊戲
三昧者與高允平生溫溫柔若無骨天威臨之屹
如丘山游雅崔生並屬皮相及叩以天文星曆洞
若觀火思若湧泉其人烏可揣摩也徐洪客獻李

客一策世民而下無一能及者長策不售鴻冥鳳
逸杳不知其所之其安期先生之流耶余每讀其
進客數語未嘗不灑灑神王也楊廣地下之魂有
餘怖矣李泌宰相而白衣如辭萬戶不食粟而食
梨如辟穀善處肅宗父子之間如羽翼太子願一
枕天子股如足加帝腹傳言長源髫丱時空中累
以天樂迎其家搗蒜仰觸而後不下理或然矣顏
真卿首抗賊鋒功高不伐力忤奸相百折不挫畢
命賊庭示化不效天壤間乃有此人陳摶之品要

當于安期生徐洪客之間求之劉基識　聖主於
十年之前與子房一見沛公而歎天授者差勝之
神算秘計不減黃石素書特結局似稍遜留侯耳
鐵冠道人一何奇也青田猶受封爵遺子孫道人
鐵冠而來鐵冠而去第為　眞主助成大事秋毫
何利焉託之沉淸冷之淵尋報隻履而出潼關矣
自古逢時遇主踪跡莫有奇于道人者于少保才
高今古心通神明功在社稷忠貫日月　英宗北
狩對虜人之言曰賴天地祖宗之靈中國有君矣

聖人不易不易斯言也何也　帝既北狩勢難猝
還急之則彼挾奇貨持我益深緩之則徒抱空質
虜謀益解不惟國事有濟抑且回　鑾有期中肯
窾妙應變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磐石之安矣至
其奉公之忠忘身之義處衆之善千載一人而已
王新建氣節旣勁經畧亦長旣建大功晚歸道德
卽落筆爲詩文亦雄快俊爽籠罩一世昭代人物
眞邈焉少雙近復有人傳其不死斯人亦何可知
哉夫天地之氣化無窮異人之隱伏無盡世界茍

有一大事造物必命一二人出而負荷料理昔人所謂生有自出有爲者是也事了還其故處必不先朝露塲蒿土以其非常情所測故命之曰猶龍也

讀書聞道

古今理道人心之炬也人而不學是終身幽閉暗室與一人同然而有學而眷昏甚於不、學者相如以竊妻汚行楊雄以附莽滅檢班固濡首於竇憲蔡邕失身於董卓賈捐之險躁隕生路粹傾危成習孔融楊修禰衡陸機潘岳張華范曄謝靈運夏侯玄薛道衡李邕皆以才高識寡神采太揚大禍睫前刃在其頸而不之覺坐取顛躓爲千古所嗟傷宋之問閻朝隱崔湜之屬羶蠅火蛾甘心淟涊

有市人之所不肯爲彼豈非腹胃古今筆掞天漢者邪胡其亡盜身心毛髮也古云人能見丘山不自見其睫物能喪志博反溺心聞見愈多神光彌散讀書而不聞道也稽叔夜云遠慙柳下近媿孫登和光埋照保身完名是吾寶也

是非

南華生云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黨同伐異胡不廣也高朗之士以通脫爲豪傑以擺落爲寥廓負氣節工文章識綜玄賾趣兼風流往往非薄道學先生拘局繩尺曰是裹青布頭巾者是貪生豬肉喫者固哉迂儒何適於用而道學之士佩服周孔動遵禮法屋漏是謹細行必嚴深惡文學放達狂而無當故程正叔朱元晦疾蘇黃如仇讎而蘇子瞻黃魯直亦詆程朱爲腐爛夫蘇黃非矣程

朱亦傷於不廣哉余以公心平氣而論程朱學講性命行法先王光明粹白篤實精嚴誠學者師模人倫標準無可輕議而蘇黃氣節文章亦高一代肝腸足以包民物風韻足以超塵壒卽其品何可廢哉在蘇黃則當尊事程朱服膺道學讓其醇正愧其精嚴在程朱則當獎借蘇黃愛才取節與其高明惜其未至斯兩得之矣胡乃以風流才氣沾沾自多而岸然訕笑一代儒宗以性命爲近腐以方嚴爲拘局無乃猶是文士之態乎而道學鉅儒

亦未免樹黨尚同激於意氣毀疾太過惡忘其美

聖人當不如是也夫四科列於聖門狂狷取於仲

尼何嘗執德行之一途而盡廢天下之人品哉嗟

乎四先生往矣九原有知其以余言爲是與非與

亦未免猶儒尚同溺於意氣崇浮淺太過雕琢其美聖人當不如是也夫而前則然聖門往還取效於仲尼何嘗以德行文章二途而盡天下之人品哉蓋乎四先生往矣九原有知其以余言為是與非與

小心謹愼

劉陶曰以仲尼之智弄群愚於股掌之上而不得天下何也傅玄曰天下之變無窮魏何晏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晏蓋自許也晏又問吉凶於管輅輅曰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

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位峻
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
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
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
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
義然後三公可决青蝇可駈也鄧颺曰此老生之
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魏
崔浩意氣豪儁每自比子房心輕高允之矯矯風
節閔湛郗標事崔浩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上疏

世祖頒誥所注命天下習業又勸誥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以彰誥直筆唐薛能自恃才氣非薄孔明此數子者雄儁傲睨意氣盛矣舉趾高矣視古人皆不出其籠罩而天下事舉無足爲及其跌挫覆敗大則爲九族之殃小則爲身家之禍禍重於丘山變起於眉睫而冥然不知尚爾揚揚得志一旦禍作垂首喪氣股栗聲嘶如駈孤豘入屠肆耳可不爲千古浮華輕俊之戒哉大都振世豪傑必歷艱茹苦練性磨心識長於經事器定於百

折孟子所稱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此之謂也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孔子恂恂謙退似不能言
子房受教於黃石在去其驕矜孔明周旋於後主
惟自許謹慎朱仲晦謂陳同父曰眞正大英雄須
從戰戰兢兢裏過來大聖大賢思深慮長往往如
此而浮華輕儇少年每軒軒豪舉鄙老成爲駑鈍
以小心謹慎之說爲腐譚嗟乎余少時無識亦然
今老矣所經風波撼頓多矣三折肱爲良醫敢告
後來勿笑其駑且腐

英雄

雖有神龍必乘風雲雖有英雄必資時運英雄得時故重耳不以齊姜害霸沛公不以秦子女妨帝

英雄失時故孔明天文丞相敗

蛟龍

龍能爲蛟蛟不能爲龍聖人能爲賢人賢人不能爲聖人楊子雲文中子蛟而欲龍邪

成敗

溟涬子曰甚矣成敗之足以移人也自古英雄豪傑乘時駕運莫不欲揚勛策奇用番天壤然而時有亨屯數有奇偶為龍為蛇成敗殊途迂腐拘曲之夫往往執而低昂其才具軒輊其人品豈惟庸人即高明有識者亦或未免為其所移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十九年觀其還國與楚莊治兵中原數語豈不磊落丈夫哉乃貪戀齊姜衽席之愛遂亡返國齊姜與子犯謀醉之以酒而遣之醒猶以

戈逐子犯欲食舅氏之肉使非天祚晉國齊姜無丈夫之氣則重耳一亡公子已耳何論霸漢高祖豁達大度人以爲英雄器局故應不五載而成帝業然夷考其當時見秦金帛子女則戀不能舍彭城少得志則置酒高會刻印銷印亦可謂匈中昏惑無主矣儒者見其事成從而附會曰此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嗚呼使其時不幸而敗後世之論當何如鴻門一會令項伯不懷二心楚王不惑異說亞夫之玦見聽項莊之劍得行則帝立虀粉矣

此僥天之幸鬼神實相之曰此帝之能吾不盡信
也曹孟德狡獪閃爍善駕馭人才終竊漢鼎此夫
盜之雄才氣足吞吐六合宜其削平羣公開基拓
土不知孟德之失算固常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
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當其時若
一跌不收尚有魏乎謝安與殷浩伯仲之才耳安
攘寇立功以寧晉室遂爲江左人物冠冕至今談
者豔其風流浩不勝挫衂爲桓溫廢徙信安千秋
凄凉名士羞與爲伍士縣鶡茹藿支離窮巷皮相

之士見以爲措大面孔耳雖被褐懷玉誰則貴之一旦策名致身蜚英霄漢眉睫秀朗姓名芬芳一何雋也夫賢豈與貴附不肖豈與賤附哉則世人之耳目心志爲成敗榮枯所潛移于其間而不自覺也是故貴達人寥廓之觀

英雄局面

曹操爲萬古奸雄之魁余所最腐心切齒偶想及其處關公一段開張心胸大自豁達留則厚禮去則勿追眞有英雄局量宜其能籠罩四海奔走群材卒成奸人事業也吾第至此惡操之心稍爲未減

操一生行事皆僞也處關公一節非必本色亦僞託英雄舉止然能窺見得英雄局面而假之以收人心鼓海內亦其高處公孫述當天下事都未定

特而盛作天子面孔以見馬援卒爲援部笑而去
此人則不能窺見英雄局面何緣假得

士不遇

豪傑名士終身不遇者東漢有馮衍虞翻梁有劉孝標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巳足以不恨至死欲取青蠅爲吊客孝標曰敬通有忌妻親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軻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讀二君之語余心始而悲之旣而鄙之至孝標語

到躍馬食肉乞兒相矣胸中如此何貴破萬卷掩千秋哉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之言有旨也

乞兒

寘寥子騎過長安道上逢一乞者呼曰士雖貧烈性猶存虎雖瘦雄心尚在夫乞者吐語若此異哉伍胥吹簫璽耳乞丐垢涸之中有不可測者如此

愛憎毀譽

愛憎毀譽自古無定論誠憎其人而毀之也坦蕩則爲疎誕厚重則爲艱深英發則爲狠躁謙退則爲選耎仁愛則爲柔媚高介則爲乖戾和光則爲櫼涵簡靜則爲惰弛勤敏則爲好事守巳則爲我拯物則爲沽名誠愛其人而譽之也疎淺則爲朗暢深險則爲沉毅躁妄則爲剛果萎薾則爲沖抑依阿則爲仁厚崖異則爲獨行汙流則爲埋照避事則爲恬退妄作則爲立功自爲則爲養高趨

時則爲利物君子學道脩身惟自信於此心此理而已不自信於此心此理而儽儽焉奔走於愛憎之口不亦勞乎卽吾之操持安所適從也

大英雄

所貴大英雄人者爲其遭時勢之窮際極難之會而能調停斡旋終濟大事若時易勢順一中庸人能辯之何必大英雄也當堯之時萬水洚洞四海墊昏民其魚鱉鯀功弗成斯乾坤何等時也禹起而任治水内秉精誠外竭胼胝舍而身家竭而智數天地鑿之神明相之卒也百川就理萬國乂寧錫玄圭以告成事周德下衰列國強横天下之勢土崩瓦解齊桓僅一多慾中主耳管仲相之糾合

諸侯尊周攘夷海内冠帶之國交臂俛首而聽仲約束無敢後者遂以其主為五霸首顯名四海光榮史冊越王勾踐蕞爾會稽新敗於強吳奔竄流離棲身無所神禹之脉不絶如綫范蠡佐之養晦韜光茹苦忍辱周旋艱險卒以沼吳而霸越漢高祖寵戚姬欲易太子大臣交鬭彊諍不能得張良招置四皓羽翼太子不動聲色而儲位晏然諸葛亮輔後主庸材據西蜀僻壤東當孫權北當司馬懿並非常豪傑孔明内理國政外摧強敵不但保

境息民且開疆拓土王師屢出所向無前若天不奪公則大業可必就東晉削弱主復庸孱符堅入寇如疾風掃籜泰山壓卵當時諸公以爲遂無司馬氏矣謝安從容運籌談笑命將以八千卒破堅百萬之衆俾晉室危而復安唐武后革命淫暴凶虐誅鉏公卿如豚鼠斬艾生靈如草菅酷吏慘苛奸人告訐衣冠惴惴莫保七尺之軀九族徐有功從慘酷流矜恕全活群生狄仁傑以密謀授五龍再造唐室奸人之訐害不能行武氏之凶虐不能

及上安宗室下保身家李泌於玄肅父子猜忌之時善爲調停國家乂安身名無恙宋英宗與太后失歡兩宮猜忌人情恟恟韓琦從中調和天下安於泰山世豈有難處之事哉必值難處者而能從容善處卒克有濟乃見大英雄之才耳夫殉大事以忠料大事以智任大事以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之言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徇國之忠也子房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藩鎮李沆之料必主寇準之料渡河

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也秦軍百萬壓境舉國震駭而謝安方從容談笑圍碁賭墅韓魏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身當事任謂事必不可爲而日周章沮喪非英雄也必其于三者有缺也不忠則身家之念重不智則瞶眛於事機無膽則畏禍而恇怯此非濟事之人非事之難濟也夫任事非鹵莽之謂也不度理之是非幾之成敗遇事風生貪功開釁謂之鹵莽大英雄于

事體之必不可爲與可爲而時勢之未至者堅以持之屹如山嶽利誘之不動威愓之不搖天下非之而不顧一遇所當爲奮臂而起計安社稷造福蒼生如操刀必割如弓滿必發是非毀譽成敗利害悉置之弗問夫是之謂任事也愼事非恇怯之謂也墮花飄葉恐傷頭顱枯木朽株疑爲鬼物爲惡而害及身家故不敢黏手爲善而小有悔吝亦何可褰裳謂之恇怯大英雄灼見事之所當爲以身殉之不顧八口罔計九族毅然必往特其作事

之間操危慮切其愼其難不敢以苟且之心應之
務求爲萬全之長策夫是之謂愼事也今人不以
鹵莽爲任事則以恇怯爲愼事失之遠矣予故不
得不辯

濡苞集卷之九終

鴻苞集卷之十

明東海屠　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軒輊

蜀漢諸葛孔明唐李鄴侯宋范希文我　朝王伯安皆世所稱伯代殊絕人物也乃崔浩貶孔明史臣譏長源梅堯臣詆希文費文憲詘伯安至不比于人數古今論議烏有至當一定者哉輕以人言

而軒輕人未有不失實者也

持論

夫總持三教之大道品衡萬古之人物非學貫天人識通寥廓者不能至于作史尤難矣宋儒拘曲而不通方褊陿而立門戶自非高巾大袖闊步徐行者雖曠代異人振古豪傑必苛求而醜詆之其說起于漢董仲舒之言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以此詆越無一仁夫范蠡從其主勾踐周旋艱險計智謀畫固巳迥絕無倫矣律以道誼亦未爲不合事不避難人臣之義勾踐亡

國播遷流離臣子周旋應竭犬馬始忍恥辱既茹
苦辛何嘗一息而亡復讐雪恥之事哉竭忠報主
道誼當然日夜望其主之復讐雪恥即謀利計功
亦臣子不諱此而不計且謀則越國君臣所爲日
夜勞身焦思者復何事乎散宜生之屬從西伯艱
危何嘗不以道誼殉其主亦何嘗不望其主以興
隆安得謂之不仁也且蠡沼吳霸越飄然五湖是
非常豪傑固蟬蛻功利之外者矣仲舒何見而詆
其競於功利缺於道誼謂之不仁也仲舒天人三

策語近醇粹漢廷功業則邈乎未聞三策之語豪
傑亦不難辯以拘方之見輕詆絕異之材其識見
議論大類宋儒宜宋儒賞之便以爲有儒者氣象
也且古聖賢豪傑之途亦廣矣何必拘拘儒者而
後爲粹白無疵也神農神禹以神道而聖黃帝老
子以仙道而聖伊尹太公以王道而豪傑管仲范
蠡以伯道而豪傑斯其時固未聞有儒者之名也
夫通天地人曰儒未聞徒以高巾大袖闊步徐行
爲儒也宋儒執拘攣曲局仁義禮樂空譚岸然自

命曰儒古聖賢豪傑若管仲范蠡張良諸葛亮諸
公咸不免置一喙焉若曰豪傑是矣不得爲儒儒
許子房亦不過曰氣象而已不知此數公咸踐履
粹白建立宏偉宋儒之所聞者何道所建者何功
也彼其自負何如一進身則執拗而難行遇大事
則束手而無策國有巨議則聚訟而不决金人入
寇則抱影而潛藏聲容徒盛議論空多北轅遂南
卒以弗振視古人之風采功烈亦遠矣秉史筆者
學不通方識非宏遠往往拘曲儒之見鮮寥廓之

觀擯拔俗之譚攉非常之調井蛙夏虫良可嗤笑
晦蝕大道狹小宇宙是世之史書也余請折衷於
孔子孔子儒宗而通方者也所操務不出人倫日
用而不廢寥廓非常卻萊兵隳三都辯萍實識羵
羊知赤雀察百世若以宋儒視之則孔子亦好奇
弔詭博物喪志之流也其參同大道尤偉矣老子
明虛無自然與孔子之道枘鑿不合而孔子亟稱
之曰老子其猶龍乎彭祖善補導之術精養性之
方行男女交接合于天地陰陽以延年駐景壽七

八百歲尚有少容此與孔子之道亦大相矛盾而
孔子亦稱之曰竊比於我老彭當孔子之時佛氏
未行于中國而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夫老子猶
龍西方聖人之語儒者猶謂不見於六經論語未
必是孔子之言至竊比老彭一言豈非論語所載
信而有徵也觀其贊彭祖則贊苦縣與竺乾可知
矣孔子亦嘗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觀其贊佛老
如此則所謂異端未必指二氏也葢二氏之中似
是而非者各有異端也予推廣孔子之意以破宋

儒與史氏拘攣之觀采輯古今聖賢豪傑之大者
著之於篇按神農氏以神道設教嘗百草之味一
日而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故曰神農非語怪也
軒轅黃帝以神術禽蚩尤訪道大隗具茨襄城空
同廣成拜七十二師鼎湖丹成仙去其事皦於白
日史諱不言乃著其葬橋山不知葬橋山者衣冠
耳夫凡人之死凋謝臭腐上為烏鳶食下為螻蟻
飡此常事耳亦間有乘龍控鶴升於雲天者靈人
上眞與蜉蝣之徒自然不倫乃盡刻乘龍控鶴之

儔more獨存烏鳶螻蟻之食何爲者也神禹治水遇
玄夷蒼水使者授玉書金簡悟百川之理封山濬
川嶽瀆神靈咸助之故曰神禹神禹二字史固不
得而諱之也孟子亦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宋儒
拘局乃釋之曰非聖人之上別有一等神人若爾
則孟子不應多此一句當削去矣而孔子繫易辭
又胡以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哉且神之
一字章玄理明天道嚴報應肅勸懲可以扶愚人
之迷可以寒奸雄之膽何負于世道而拘儒必欲

剗而去之也必曰有神凶人尚恬不顧忌如其無
之何憚不爲是小人之利非君子之福也周穆王
乘八駿西見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其渡流沙也黿
鼉魚鱉皆爲橋梁徐偃王一作亂迴駕討之不旋
踵而定穆天子傳斷非後人所能附會此異人間
世非他荒燕盤遊之主所可同日而語也師曠相
周靈王太子晉天子晉曰吾年二十當上賓于天
子晉仙去見於列仙傳陶貞白眞誥雲笈諸書班
班可考而瞽師相以爲夭猶是凡俗之見也莊周

列禦寇老子之徒清虛絕俗亭亭震表怪世綱纓紼物情膏火趯然高舉游於清涼故爲洸洋自放之言俗人不達止目爲狂誕而已是眞鴟之笑鳳也墨子摩頂放踵兼愛萬物先得如來弘慈大悲普度拯物之旨與楊氏之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者何翅霄壤而孟子槩詆之以爲異端是孟子之褊也今墨氏儼然在列仙傳固不因孟子而斥之也管仲登山見俞兒卽知爲霸王之祥其通徹極玄不減季札子產糾合諸侯頤指氣使其氣

魄才猷亦不在太公方叔下孔子以器小譏之亦
就一事而論耳三代而後英雄有如管仲者誰哉
文墨之士持三寸管而輕詆古英雄神理之所不
許也范蠡從勾踐吳庭子馬一身夫差攘臂子胥
磨刃卒以其主歸滅吳霸越功成飄然相印在手
不能縻其去志傾國在旁不能蠱其道心五湖一
艇冲舉而仙區區江都老儒烏能窺其藩也張良
以壯士椎椎始皇博浪大索十日不惟身免并免
壯士佐高祖成帝業去訪赤松子子房固至今不

死也史臣乃云留侯張良卒良卒則不仙史以此
毀黄老大道也仙䍧䍧霞編雲簡豈得而盡毀之
耶淮南王安好道招置八公撰鴻烈明大道讐家
誣其謀逆安爲仙人引去鷄鳴天上犬吠雲中其
事甚著史書諱之而云以反誅使仙伯至今銜寃
淸都史臣之罪大矣東方朔偉人奇品大畧盡于
夏侯孝若之一贊武帝雄武暴戾誅戮宰相大臣
如刲羊豕朔嘲侮詼謔于萬乘之前神色不動卒
無以加害當時有奇瑰非常之事以問朔朔如傾

囊出物無一不知者豈非異人秀出者哉史乃云
朔皐不根其上俳優畜之史臣不能窺朔謂之不根
何其凡陋也劉向博學至上感天帝秉志精忠乃
心王室侃侃奏疏仰貫日月使當帝王有道之世
不忝皐夔旦奭列於孔門無愧閔冉史臣知之不
盡也樊英有道術知來藏往上智之亞當時詆爲
處士純盜虛聲史書載之必英善於埋照不爲人
知也諸葛亮王佐之才伊尹呂望卓然伯仲史氏
目爲管簫亞匹此知孔明不盡也張陵道成拜上

帝符冊分別人鬼蕩馘妖邪匡世整物其孫魯傳陵之道保境安民曹操征之不能克而魯不忍驅民以戰納款於操史名之爲賊此千古不白之寃也謝安王導齊名稱爲王謝安宏才雅量風釆端凝導巧佞奸深晉朝巨猾史不能察也殷浩之與謝安器量相似名理過之安幸遇符堅而立功浩不幸遇桓温而敗績成敗異矣軒輊分焉是亦史之不察也梁武帝文學經略曠世人豪潔行愛民三代眞主晚節困於侯景史氏遂以奉佛詆之不

知湯文而後無此帝王也陸法和同王僧辯討侯景也海嶽從風百靈效順梁主疑之笑曰法和學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何況窺人主之位古之神人也史書亦有貶辭蝘蜓朝龍哉顏眞卿抗節秉忠以身殉國人臣之師表世道之津梁宋曾鞏乃謂公之學駁而不淳豈非以其講神仙之道乎不知眞卿宿具仙骨餌異人神丹死而不殁終證上眞之位曾氏何足以知此李泌生而神靈謫自仙籍長策可以濟時艱玄風可以超塵俗乾坤間

氣固應有之史氏乃詆其好談神怪是斯人談斯
事烏得爲怪乎從古英雄回首踐出世大道者其
初皆有志拯物匡時或志意不伸或天命有屬乃
退步而修眞度世安期生以長策干項羽羽不能
用遂隱仙山得長生徐洪客説李密謀甚壯密不
能用遂倏然滅迹丹霞子見隋室陵夷有濟世安
民志神明聖智遠邁文皇知天命屬文皇抱道長
往息影鴻豹世無知者陳圖南亦有志宰物聞宋
祖踐祚一笑墮驢而去高卧雲臺之上史書所以

贊圖南無貶詞者以對太宗語止談治世安民不
及神仙黃白不知古今至人進則龍驤退則豹隱
龍驤則成功荃宰豹隱則證道神仙固不當以此
訾彼必也右臣時而左度世謂臣時者英雄謂度
世者幻妄此曲局之見也宋史極詆王欽若爲小
人此寃也史之所以詆欽若者得非以與寇準異
同乎得非力贊眞宗天書之事乎予請爲冀公細
辯之澶淵之役準力贊眞宗親征遂勝契丹而成
和盟萊公勳名遂光榮史冊不知此誠危道也命

將出師天子常道六飛親駕未免乘危宋寇準勸
眞宗親征成澶淵之功我　朝王振勸　英宗親
征有土木之難準以大勳受賞振以誤國蒙誅良
由人品不同故成敗迥異然總之危道也欽若孤
注之言亦未爲過也振之力主親征安知不曾讀
史書見宋澶淵之役妄意萊公而效之者乎不知
人品與時勢不同則亦前事誤之也欽若始與準
議不合準成功後不善居功頗自矜伐欽若忌之
造爲城下之盟激怒人主若果有此事欽若不得

辭其罪然而史臣左袒已屬蔡公天書一事醜詆
欽若則前後或多附會文致之辭未敢盡信也蓋
考欽若素履奉道諸所著論多是造微之旨始進
而勸眞宗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于是
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其行甚善其功
亦不小史臣既欲毀衊欽若則便以小人矯情飾
行詆之卽贊成封禪一節亦未可盡非也封禪一
節起於軒轅黃帝總有七十二家文其後漢武行
之光武信之宋眞宗行之眞宗中材主無大過漢

武英明多過至光武則中興聖喆黃帝則上古大聖人也眞宗封泰山祀汾陰享玉皇奉老子此人主盛事俗儒必欲醜詆而力排之何也書不云乎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肆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中庸亦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人主爲天之子不事天而誰事不奉道而誰奉哉但事天當以精誠不當矯誣奉道當以清淨不當瀆褻今不曰事天當精誠而直謂天不當事不曰奉道當清淨而直謂

道不當奉其得罪于天道豈不大哉王旦宋盛德
名臣也封禪之事旦亦助之準後亦助之良以事
天奉道古聖賢所嘗爲故不敢妄爲異同旦豈輕
阿比人主者耶乃又以美珠之賜汚旦愚未敢信
爲必有也商高宗夢帝賚以良弼周公爲管蔡流
言皇天動威風雷發金縢以悟成王大禹禱於山
川神明授以金簡悟百川之理仲尼之父禱於丘
尼山而生仲尼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博
不勝而戮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於

河渭之間暴雷震死皇皇天道與人主感應疾於枹鼓矣特小人僞造天書矯誣上帝是則罪大而不可耳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非謂上帝必不能言也帝居太清之上宣教布令亦有詔勅文牒仙書雲篆但不輕傳人間人僞爲之則大罪也若云天必不能言必無書則是謂上帝冥冥漠漠而已豈不大得罪上帝哉事天奉道俗儒往往以前有漢武帝後有宋徽宗一則海內虚耗一則國祚傾移舉爲口實不知二君事天而

不精誠非天之過奉道而不清淨非道之尤也黃
帝大聖人也以事天奉道而致治郅隆謚眞度世
漢文帝令主也以崇信黃老而登理漢道保泰承
符光武中興大業赫然不聞信道尊聖能爲禍本
徽宗名爲奉道實長奢淫謾神褻天上帝譴怒國
亾身虜職此之由道君坐不能奉道詎道之爲祟
乎眞宗有信道之誠無荒淫之過上天玄祐理應
有之觀帝甫至自泰山是歲遂大有年米斗七八
錢是其應也天書一節或群下小人僞爲之帝未

之察史臣既狃俗見多方飾辭文致其醜何所不
至以道民言之皆口業也祀帝封山禮神奉道寧
與淫殺聲色貨利狗馬土木同罪哉胡不引軒后
漢文光武而徒口實道君也欽若生平放囚蠲逋
善行表著其後不聞害國殃民徒始而詆其讒謗
寇準既而詆其附會天書使其果行讒謗則非君
子所為贊決封禪則非大無道事史臣於欽若多
作惡語余觀欽若造理之言終有疑于此寃獄安
得至人上聖起而定其斷案也古今人物有檢柙

端方左規右矩外節粹白内行罔疵有曠達清虛
工文擅藻細行不拘以德無玷品格不同均爲君
子孔門群弟列爲四科吾黨諸賢分爲狂狷顔曾
德行純粹入室升堂曾點志向清狂亦所樂與孔
子所以爲大冶洪爐眞宰造物也檢柙端方則有
宋程朱是也曠達清虛則蘇黃是也蘇黃之尊程
朱宜泰山北斗儼出門墻程朱之造蘇黃宜和氣
春風如養子弟蘇之嘲侮伊川則旣失之矣因而
仇嫉太過洗垢索瘢程朱亦未爲得也方司馬光

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此程子之太拘局或者之言是也蘇軾因而嘲之軾則失矣然何至遂爲仇讐立黨乎朱子左袒程氏因而深惡子瞻爲惡子瞻因而遷怒山谷山谷之孝不減曾閔與東坡大節同一光明文采風流兩人輝映亦人物之表表聖門之所收也朱子盡沒二子生平之節行而醜詆其人品掊擊魯直不遺餘力至末云渠亦孝弟則似是以黃君諸過皆生平大

德有虧而獨孝弟細行一節可取也不惟錯評彙
直亦謬譚孝弟矣人之作惡如此哉豈聖賢公平
忠恕之道也不然人而孝弟大德既修其他皆細
過矣而何至深惡痛絶之若是乎百世而下程朱
之道德卓然蘇黃之人品亦磊落竟不可泯沒也
是以君子貴乎恕也萬古人物卓然賢豪者品格
不同總之足以秀出人寰照爍天壤宋儒悉以不
能道學抹撥之是宋儒之褊也夫天地文明之祥
河嶽英靈之氣古今非獨私於宋也令古今人物

之卓然者效宋儒口吻高譚理學未必不能也且所謂正心誠意行之則無窮言之則無味不言而躬行眞道學至妙之言也不知仙家之度世成眞佛家之明心見性皆以正心誠意爲本不獨儒者爲然也王君夫以珊瑚樹詑石季倫不知石家之所饒有也嗚呼仙佛出世世法儒者治世世法仙佛逍遙世外而清虛妙理密度世人治世宰物自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在令仙佛而混人倫之中立朝堂之上與君相分曹竝偶治教生靈必非正體此

宋林靈素元國師之所以蒙譏也智顗師宣律師
司馬子微陳圖南諸公則知此義矣考林靈素傳
實有道術不盡僞妄但身蒙國家恩寵過度豈方
外所宜史氏醜詆亦非公論據史稱靈素無他材
能惟驅召風雷禱雨有小應而已噫是何言也風
雷雨政天神主之召風雷禱雨此豈細事豈妄庸
人所可矯僞而乃云小應而已何其輕視上天甚
也古傳記於玄門分神仙方技兩端神仙身踐大
道皭然泥滓方技不過法術未必清眞靈素方士

也語云正人行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皆邪靈素所授召雷禱雨方當是正法故有應驗而心溺富貴身骨榮華則法術必有時乎不驗天神必有時乎不享特史臣之論乖剌不得不辯耳古今之史又好以成敗軒輊人物揚之則雲霄抑之則糞土溢美則濫施粉澤彈射則過索瘢瑕不特晉謝安殷浩而已五伯宋襄伯仲之材也五霸假借仁義成則為英雄宋襄亦假借仁義敗則為姑息帝王而成也則光武縫衣大冠以為嚴

重高帝洗足箕踞以爲豁達帝王而敗也則更始
赧顔刮席以爲無度公孫盛飾聲容以爲小器王
莽曹操奸險陰賊一也莽篡漢祚及身而敗則一
則曰莽二則曰莽千載而下死骨猶臭操營魏統
數傳子孫則一則曰魏武二則曰孟德百代品目
名在英雄宋太祖受周託孤之寄欺其母老子幼
潛謀而取之奸深於莽操罪浮於司馬氏父子以
其守邦致治能修紀綱享國傳祚歷世滋久史臣
遂贊爲有道之令主永垂竹帛之榮名向使天命

不歸不旋踵而敗其罵名當何如也觀其言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嗟乎觀兵於外郊陰謀於密室將士推戴必有主張禪草宿成誰為料理介胄而出黃袍而回心暗於鬼狐謀深於溪壑而自謂洞開重門將誰欺乎史冊書之以為美談謬矣袁紹與曹操並起中原紹累失事機卒至覆敗不知操之失策瀕於危亡者亦多矣操惟為天命祐助終濟大業紹惟遭時運奇蹇竟無成功操豈盡算得紹豈盡謀失也玄德敗於吳

魏數徵天幸劉虞困於公孫瓚皇穹不救備以炎
炎虞以寂寂然而虞之仁德長者實不在備下也
荀彧甘心助操人比之子房英傑孔融以忤操死
世目之志廣才疏愚以為融鳳彧梟也華歆手弒
母后僥倖三公以小廉曲謹獵盛德之譽禰衡凌
侮奸雄釀禍鼓吏以逸氣抗節蒙狂悖之譏衡蘇
合歆蟯蜋也王祥與嵇康阮籍均魏臣也休徵孝
友君子不難回心而事晉朝然而不失令德之名
嵇阮放曠狂人乃能抗志而薄司馬然而不免猖

狂之誚若以大節律人當何如立論也晉陶侃異志折于天門一夢爲晉代之名臣唐韓滉逆謀沮於廣桑一書爲唐朝之良佐若推見至隱王法所討也劉孝標孤高絕俗恥附蕭梁流落窮途枯槁林壑沈約諂事武帝勸誅齊宗躁進炎暄垂涎台鼎二子竝以文采風流照耀江左史氏何其昏藻鑑也婁師德唾面自乾不過忍恥弢光以保富貴駱賓王浮藻淺露乃能倡義奮筆以討僞周婁公至今稱爲盛德駱丞千載詆爲浮華何其寃也裴

行儉識蘇味道爲宰相不過模稜依阿之奸詖四傑爲浮躁終成千古文章之冠四傑所乏者富貴則賤若土苴味道知後掌銓則託以弱息行儉之品何足貴也宋璟梅花之賦文采連翩羯鼓之曲風韻曠逸固與元稹杜牧襟期不遠正人端士染指於此良亦無妨顧在蹇諤大臣則無妨通脫在文章彥士則不許風華是亦非君子之通論也使謝安不却秦軍安社稷則太傅一風流曠士而已使文天祥不棄妻子死國難則宋瑞一聲妓酒人

而已使管仲不佐桓公成霸業則夷吾一無恥賤子而已使高允不遭國書奉廷訊則高生一依阿孱夫而已使褚淵不享喬年晚節無敗則江表一名流使秦檜不返中國死埜胡沙則北宋一節士使殷浩不握兵權則名理玄心何損清令之譽使王安石不登相位則經術行誼居然介特之操故曰人不可以皮相也曹操破呂布輒納其妻破袁紹子又納其婦甄氏復爲子丕所奪桓溫破蜀輒納李勢女爲妾唐太宗殺其弟元吉乃納其妃楊

氏生子明封曹王宋藝祖創業納花蘂夫人李后
主妻入宫輒留之數夕彼皆世所稱人豪也而所
爲若此使他人爲此事而敗則世人必曰舉動如
此安得不敗以是知四公之不敗皆天幸也成敗
二字籠罩人耳目以此失人者恐不少也莊生有
云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其言
駭人實大有理仙也佛也世人詆之以爲幻妄目
之以爲異端豈非人之小人乎而仙則爲天之所
賓佛則爲天之所師是天之君子也經略豪傑動

名蓋世溪刻淸士風節凜然士林頌之竹帛紀之豈非人之君子乎而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豪傑未免天刑或忮而陰賊刻而寡恩淸士恒苦無後是天之小人也故行不合天理志不合天心時俗雖稱賢吾不取也史浩賢相也以主和議與張浚矛盾王十朋因劾浩誤國入罪史氏詆之其爲相也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已倡大義於天下其主和議也未可爲盡非夫復二帝之讐雪中原之恥臣子誰不以爲快浩何爲而不願哉

第高宗之時國祚新遷人心正憤又有岳飛韓世
忠等良將在只岳飛一人提兵北伐直搗黃龍府
還二帝復中原保其可力辯秦檜身任南朝心在
北虜力阻戰伐所以得罪祖宗至孝宗之時士夫
盤樂于湖山軍民懈弛于晏安韓岳諸將旣凋謝
張浚非其人也此時而欲輕舉妄動觸虜之怒犯
虜之鋒驅赤子于鋒鏑試國家于阽危必非完計
也觀浚出一謀輒舛臨一陣輒敗其人可仗其事
可必濟乎浚以忠義自許不度德量力輕俊和之

攘臂奮袂夫復讐之名甚美主和之議甚醜一庸
人辯之也顧時未可動機不可輕此老成人所爲
長慮却顧者矣觀浩之言曰先爲備守是謂艮規
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謀之士時與不教
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又
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此老
成之見也今其事往矣當時孝宗若聽浚言壹意
北伐浚能必勝而無敗乎觸虜人之怒悉甲而來
則南朝一綫之脉且危若朝露讐未必復國禍方

深人特未之深思耳王十朋罔浩與浚爭論遂劾
浩懷奸誤國亦少年喜事之見也後韓侂胄銳意
用兵遂至大敗議者歸罪侂胄不量力而輕舉既
以侂胄爲罪又安得以浩爲非哉浩之保境息民
蓋自布衣時曾受教有道至人人未之知也浩亦
所謂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也必也如彌遠之橫則
得罪宋之宗廟社稷而斲喪浩忠厚之氣殆盡矣
夫豪傑甚不可不聞道也古今君相之富貴豪傑
之功業予不願也真誥謂商周聖賢死而爲東明

公西明公皆鬼官也陽世聖賢死而僅得爲鬼官眞誥以爲殺戮故也何況後世之豪傑乎孔明殺羌蠻太多自知損壽至司馬懿臨終凌遽爲祟桓溫絕命簡文殷涓見將死之寃對已來則死後之罪業何解陸抗之誅步闡百口俱盡後機雲之死亦百口俱盡此天道也宋武帝劉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苦諫乃止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一念之忿如火燎原是知從古霸王英雄富貴亘天

地功業照竹帛而生平瞋忿濫殺累劫積冤多矣
競數十年之功利遺千萬世之寃愆知道君子其
願之乎不願之乎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必如是而後有功無罪也白起項羽
之阬卒此暴猛凶人無足論矣豪傑之士競利避
害往往不免枉殺或從而文之曰刑亂國用重典
夫重典豈枉殺也殊不知天命若我歸即寛仁亦
濟大數若不屬雖濫殺何為白起項羽與阬卒何
讐不過急一巳功名耳至杜郵之劒烏江之刎功

名安在也世世世寃報何時而巳乎負心枉殺而富貴者當其斯須受享則人所共見及其累刼寃報則世莫及知斯古今豪傑所以迷而不悟也如曹彬之平江南庶幾仁人矣聞道矣彬冬月不毀墻壁恐殺蟄虫眞天竺氏之慈悲哉營國家建功業者當以武惠王爲律令矣尚論古人多豔其功名而忘其造罪不可不察也尚論古人予又有說原心推隱行事不論也史謂項羽以好殺而亾漢高以好生而興羽之好殺信矣漢高之好生亦未爲

眞也欒布哭彭越則赦之蒯徹說韓信反則赦之
似能好生勸義矣然每至大利害則不然欲與項
王爭天下則棄父而不顧甚至發分羹一語是何
忍也疑信越壯士爲後患則以帶礪功臣戮其七
尺如草菅屠其九族如瓜蔓何寡恩也時寬一二
不殺以示能容時盡情誅夷以防後患此不過英
雄用術以牢籠天下耳豈眞有好生之心也文帝
恭儉妃嬪衣不曳地露臺愛惜百金然至寵嬖鄧
通賞賚無度賜鑄錢遍天下豈眞玄默恭儉主也

唐文皇口津津聖賢致治保邦道理何限而心術多慾多詐往往爲有識者所窺宋太祖洞開重門之言亦爲君子所笑王衍實濡首富貴而曰本無宦情殷浩實窮愁書空而強寬顔流放安石隱迹東山垂涎台鼎茂弘陰助逆賊陽爲忠臣陶侃討賊立功大節表著其中實忿顧命不及覬望踟躕李勣不背主邀利以純臣蒙褒其後乃附賊后禍人家國嗚呼心迹之判久矣懿操既盜大利終得奸雄之號近代華亭公饕餮富貴并竊賢相之名

觀今人之深古人其猶淺哉又月旦人品人各有見莊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是非之兩忘豈誠謂堯未必是桀未必非哉蓋憤世人是非遑遑失實或愛憎徇於私心或妍媸淆於昏鑑莊生故爲是矯枉之論耳昭烈中興紹漢正統萬古定論司馬光自附懿後欲帝魏以及晉乃名蜀曰寇云昭烈與漢族屬疏遠疏遠獨非後裔耶光亦宋之盛德君子卽此一論名教罪人微朱子綱目改正則昭烈幾終於蒙寃矣藉令涑水無私司馬懿心

其見亦何見也武氏唐篡賊也歐陽修撰唐史廢
中宗嗣聖改元而書武氏光宅壞綱常亂正統何
其謬也賴范祖禹朱子更而正焉書嗣聖紬光宅
所謂萬古開群蒙也宋太祖之取天下罪不在莽
操之下而朱子綱目乃贊其應天順人雖日本朝
何其曲筆也秦始皇之廢封建置郡縣稱皇帝此
暴君之逞胸臆廢古帝王之弘規而萬世不能易
至今遵之魏崔亮之銓選立為年資不問人之賢
愚直以停解日月為斷此失人才壞國家弊政之

極也而至今行之是非烏乎定哉一豫讓也或以爲荆聶之流或以爲合大學之道一秦孝公也或以爲商民之信或以爲徂詐之術一藺相如也或以爲暴虎馮河或以爲濟事膽略一樂毅也或以爲能行王道或以爲圖利報讐一子房也或以爲博浪淺謀或以爲能倡大義一蕭何也或以爲器度越人或以爲頑鈍無恥一田横也或以爲守義不屈或以爲徒死傷勇一嗇夫也或以爲便佞利口或以爲敷奏詳明一賈誼也或以爲伊管之材

或以爲志大量小一董仲舒也或以爲伊吕之耦
或以爲未及游夏一霍光也或以爲盡忠漢室或
以爲吝權怙勢一黄霸也或以爲循吏慈祥或以
爲矯誣神雀一楊雄也或以爲恬於勢利或以爲
劇秦美新一子陵也或以爲高隱不屈或以爲縱
肆無檢一馬援也或以爲暮年烈士或以爲老不
知休一李膺陳蕃也或以爲忠良爲國或以爲好
名植黨一荀彧也或以爲功侔管仲或以爲佐命
亂賊一孔明也或以爲天下奇才或以爲將略非

長一王導也或以爲晉朝之望或以爲奸人之尤
一陶侃也或以爲忠愼勤勞或以爲懷憤覬望一
殷浩也或以爲淸虛高士或以爲矯僞浮名一魏
徵也或以爲有功無罪或以爲罪浮於功一房琯
也或以爲倜儻奇人或以爲浮華無實一杜甫也
或以爲忠君愛國或以爲傲誕踈狂一韓愈也或
以爲文章山斗或以爲宰相乞憐一白居易也或
以爲淸修忠諒或以爲放逸風流一趙普也或以
爲仁者之功或以爲負恩太祖一寇準也或以爲

社稷勳勞或以爲不學無術一王旦也或以爲碩德重望或以爲失節馮道一范仲淹也或以爲百代姝絕或以爲純養虛聲一歐陽修也或以爲文學名臣或以爲邪議誤國一蘇軾也或爲忠讜奇才或以爲申韓佛老一張浚也或以爲忠臣體國或以爲志廣才疎古今凡此之類莫可悉數此何故也胸有藻鑑者固好品題識昧淄澠者亦妄爲臧否是以人物賢奸有幸而漏網宵人免斧鉞之誅不幸而蒙冤君子被青蠅之玷幸而漏網者雖不

過爲搜剔可也不幸而蒙寃者千古無人以洗之
足悲巳從古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以此也
古人爲瑕瑜兩端迄無定論者愚不揣爲斷案焉
知我罪我所不辭矣豫讓以身殉智氏灰滅之後
則謂之無所爲而爲亦可君子不必求多於烈士
也秦孝公立信于徙木有意愚民而爲其所欲爲
可謂詐不可謂信也藺相如以一片意氣摧強秦
存弱趙至今壯其爲人不嘗訾其輕舉也樂毅一
智士立功譚者謂其爲行王道爲圖利皆非也總

之一時之傑也子房倡大義犯虎狼秦大索十日不得卒相高祖而滅之子房其猶龍乎詎凡情可測也蕭何運籌給餉助高帝取天下有餘論道經邦爲高帝佐太平宰相不足刀筆之雄也田橫之義能化五百人其平日意氣滲漉人何深何忍以異議輕毀之也嗇夫條對實有用之才豈云利口張釋之蔽賢之言不祥也賈誼若天假之年老成磨鍊材可大用爲伊爲管談何容易以量小評之非過也董仲舒言行近醇足處師表之地伊呂之

許吾不敢以爲然善人而非英雄也霍光之所謂厚重者氣質耳非有才德足當大任辦大事武帝亦徒以皮相取之後用田延年策廢昌邑立宣帝成社稷功伊尹廢太甲故事光都不知而問於古有此否世有此不識一丁大臣哉至禍萌驂乘而不知止陰妻邪謀酖許后知之而不能發謹愼大臣如是乎則其所謂小心謹愼者特在言語進止小節間耳昌邑當廢宣帝當立田延年謀適合此用木偶大臣而濟事者儒者以成敗論人物便謂

光果堪大任而歸知人之明于武帝可笑也黃霸無論神雀之誣與功名損治郡大要次公一循良吏非宰相材也楊雄甘心莽大夫其躁競于官爵顯然始以名位不顯浮沉執戟外恬内躁非其本懷不然莽之朝何不飄然而甘心也子陵之風鳳翔千仞妄有譏評作口過也馬伏波英雄人耳老不知休英雄常事不足怪也李膺陳蕃忠有餘智不足社稷之役多所遺憾令孔明韓魏公處此必別有商量不至是也荀彧之日夜助曹操者無非

簒竊之謀成其九錫而復爭之奸人之心欲以此
舉葢前謀逃公議不知適足媒死也如與盜同謀
尋悔而首免者也孔明治國如伊尹用兵如太公
三代人物卓然無愧色陳壽之評小人而無忌憚
也王導於敦之作逆中立觀望敦之事成則爲宗
社元老敦事敗則仍爲顧命大臣觀其殺伯仁一
節奸謀可知非獨晉人爲其所欺千載而下漏網
之奸也王謝齊名安石尚含愧于地下也陶侃經
略之才必非純臣也後如唐將李懷光光弼韓滉

其人是也殷浩名理清士退可照映林泉進可坐鎮雅俗出將入相非其任矣好事者遂詆爲浮僞過也魏徵有高祖在不當爲建成死與管仲之事不同謂之有功無罪是也房琯有大志忠于唐室偶用劉秩非人而敗孔明一眚失之馬謖矣一跌不振天命爲之史遂醜詆亦狃于成敗也杜少陵詩人之雄忠君愛國亦見于口吻筆札耳傲誕常態時眞不免要之以詩千秋則得也韓愈始而乞憐宰相以求進身旣而抗論廟堂以立名節總之

文章功名之士其他皆溢美也白居易忠諒而立朝端風流而居林壑雖曰晚而入道究竟名士也趙普功名士耳阿太宗而負藝祖其好一條士勳也朱子所謂仁者之功就一事而論亦曲筆也寇準寡學術抱奇才于襄邊塞有餘毗贊廟廊不足也王旦盛德元老不諫封禪非必阿諛謂祀上帝羣神非無道事也後見小人附會天書而悔悔宜有之至美珠之賜未必然也乃詆之於失節馮道大苛矣范仲淹之爲百代殊絕人物何疑梅聖俞

撰碧雲騢醜詆希文爲純盜虛聲此小人舍泌罪無赦也歐陽修濮安懿王之議欲尊所生爲親于天倫未爲悖戾王珪司馬光之議則太薄於所生矣宗社當重天性可遂滅乎爲人後者於其所後自然爲帝所生者亦爲帝何妨兩尊亦何得爲薄於所後今夫士大夫得一命則封父母如其官子爲帝而不得尊其父母爲帝后可乎議者謂天無二日廟有二考可乎愚謂所後之親入祫祭之廟所生之親不入祫祭之廟而別爲一廟以饗可也

如是則于大宗之義一本之親兩全而無害矣修
引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此言亦良是也奈何曲儒遂以
爲邪說乎蘇軾天才也程朱以私憾詆之太過也
張浚忠有餘才與量皆不足宋儒以其子南軒故
推尊之亦過也夫人品難論義理難窮自古患之
古有極大名義事豪傑以身當之而學識不廣義
理不明舉動失當爲千萬載可惜者試拈出一二
管仲佐桓公伐楚責楚不責苞茅昭王南征而不

復爲楚人有辭不知當時楚罪之最大而顯者以子僭王仲執以責楚楚將何說之辭此在目前而仲不知何也漢高祖誅無道秦承三代後去古帝王未遠正可講求五帝三王仁義禮樂綱紀節目舉而行之以復隆古盛治奈高祖旣不事詩書宰相如蕭曹起刀筆陳平挾智數不知古帝王之大道爲何物也葢漢去古未遠此時行之則未駭人後世縱有能行者則以爲迂濶而不諧於俗蕭曹有其時而無其具此萬古可惜事也文帝之時賈

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誼爲此請必
於古帝王之道多所諳練而文帝又謙讓未遑正
興共政事者絳灌之徒而已可勝太息哉袁紹四
世五公乃心王室使當時先曹操著鞭據許昌助
天子以號令諸侯則五伯之業唾手可成乃以子
病爲辭遂使操得以挾之而魚肉天下隋煬弑父
自立殘暴淫虐罪浮桀紂天下土崩瓦解而叛之
唐太宗起兵宜移檄遠近暴獨夫之罪正弑父之
刑豈不赫然湯武也奈何矯立代王遙尊煬帝爲

太上名義不正僅同魏晉六朝簒竊之迹不得爲
湯武仁義之師徐洪客謀乃獻之李密而不詣文
皇何也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得罪祖宗五王反
周爲唐當如宋胡寅議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
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
得與焉則大義昭然于天下矣何爲令帝率百官
上武氏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奚以雪祖宗之忿
寒簒賊之心也故當國家大任斷大事而不明于
春秋大義鮮不失錯有遺恨矣王莽之時群盜皆

書兵起不書作亂史葢正莽之爲漢賊也唐鑑于
徐敬業之討武氏書作亂于駱賔王云反誅秉筆
者何其昧大義如此哉故豪傑雖有才智而不讀
書不通大義則無以揆事應變非平日誦究熟練
於胸中則倉卒當前或明知而不及用霍光尚不
知古有伊尹事無論矣楚僭王大罪仲豈不知而
猝求之不得也考古而鑑成事窮理而廣識見豪
傑之所急也或問於予曰子謂仙佛必有其理甚
正其道甚大是矣然秦始皇好神仙東遊訪蓬萊

三山方士徐市等詒帝以童男女三千入海采三
神山不死藥去而不返藥終不可得而卒死沙丘
漢武帝好神仙東巡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卒爲
文成五利所誘仙道無成而諸方士亦被誅戮唐
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山人柳泌合長
生藥憲宗服之日加躁渴遂被宦者陳弘志弑逆
而柳泌亦杖死既有神仙何爲人主好之百無一
驗也予曰善哉問也爲無此問是使神仙之道不
明於天下余請言之自古成仙者多自寒素布衣

歷深山苦行草衣木食寂寞艱辛灰心無他執志不變然後至人嘉其有志愍其勤苦教以大道授以神丹長生度世帝王既享富貴之極又坐獲長生之方固已無是理而庸君世主往往不守清素恣行淫殺心慕清虛志耽多慾如是而求仙是執熱而求涼揚湯而止沸也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劉徹好道適來視之然胎性淫賊雖復語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以故眞仙至人多遠舉而不來徊翔而不下至者大抵虛僞方士慕富貴而來者耳文

成五利柳泌之徒是也如設餌以釣凡魚鱗集神
龍豈中其鉤張機而獵百獸紛來騶麟豈投其綱
秦始皇時徐市等竊男女而逃徐市奸人耳時有
眞仙茅濛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
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
臘嘉平始皇聞而慕之改臘曰嘉平然竟莫能致
也又有王次仲變篆籀體爲隷書周末戰國時得
道神人也至始皇徵之不至復命使召之勑使者
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

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
風俗無肆其悍慢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
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死矣惟神人憫
之鳥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至今號爲落翮山始
皇亦竟莫能致也漢文帝讀老子有所不解遣使
以問河上公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
其菴躬問之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
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

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下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
地何臣民之有帝乃下車稽首謝過求道公乃授
素書二卷須臾失其所在河上公視文帝之黃屋
朱芾亦浮雲幻泡而已司馬季主文帝時賣卜于
長安市賈誼宋忠爲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
或遊廛肆試往觀之一聞季主有道之言二人面
如死灰慭然自失勸之仕季主曰鳳凰不與燕雀
爲群公等瑣瑣不足知長者入委羽山大有宮中
師西靈子都度世季主視宋賈二大夫官爵鬱埻

浮塵也漢武帝多慾好殺信非仙才然其禱祠山川慕神仙亦至矣人主精神所向天地應之西王母約上元夫人而降武帝賜以六甲靈飛戒其淫殺帝不能從聲色土木征伐紛然益作栢梁臺火靈飛飛去王母豈不知帝之不可入道也艮以人主禱祠懇求神仙如此而無一至者恐後世遂以爲果無神仙此王母之所以降也帝又嘗遇泰山老父頭上白光高數尺遇巫炎字子都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文成五利雖詐僞李少君眞仙也按

抱朴子所稱古彊之流仙家詐僞亦往往有之然
必不可以詐而厥眞也武帝學仙不成然授異人
丹方雖斲喪破戒其得壽亦過於他帝皇矣漢桓
帝時王遠字方平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
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
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桓帝聞而安車玄纁累
徵之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
答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
削之不去墨深入木裏東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

蔡經家度經入道後位西極西城眞人鎭青城山
九仙寶室之天知桓帝無道不爲其所牢籠也李
意期漢武帝時人也得道變化作土室居之冬夏
單衣蜀劉先主欲伐吳報雲長之死迎意期到甚
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
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一大人掘
地埋之乃徑去先主不悦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
衆僅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帝忿怒發病崩
於永安宫後入瑯琊山中不復出也左慈字元放

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清齋三月華陽洞爲之開得見茅君授靈芝仙藥魏曹操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斷穀期年出之顏色如故操留之不得殺之不能乃入霍山合九轉丹仙去介象字元則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又得仙女還丹經成道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便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吳主徵至武昌神變無方後忽託病告去吳主以左右姬待美果留之象一噉須臾便死葬

之後發棺惟一符耳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
轉少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太和眞人嘗降
其室授以沖眞之道馴虎如犬羊晉帝聞而徵之
請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
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
猶民也虐我則讎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
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而去孫登字公和恒止山
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歷世見之顏色
如故晉太傅楊駿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一布袍亦

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又
復斫碎之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
也駿錄之不放詐死而去葛洪晉成帝時司徒王
導召補州主簿後遷爲散騎常侍大著作洪固辭
不就帝見甚敬禮洪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勾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爾
帝從之不願居長安位尊官而請一令稚川眞亭
亭霞表者哉陶弘景官講讀拜表解職荅詔優奬
賜予甚厚公卿百官祖之於征虜亭遂入茆山得

楊羲許穆真人丹書自稱華陽隱居造三層樓居
止潛光隱耀内修秘密與梁武帝布衣交素厚修
合神丹恒苦無藥帝給之手敕咨請弘景畫二牛
一散放於水草間一著金籠頭一人執繩以杖驅
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龜豈可致耶張果隱于
恒州中條山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后召之
出山佯死於妬女廟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
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絶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
求迎之意俄頃漸蘇敦聘繼至乃隨到京累示神

變下詔褒美拜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果
悉不受果陳老病乞歸恒州吳筠得道嵩山明皇
遣使召入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帝嘗問
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冶
錄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力求還嵩山司馬子微亦嘗以召至長安與李白
賀知章輩游覧飄然還天台山孫思邈隱於太白
山養氣練形得度世之術洞曉天文精究醫藥隋
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唐太宗召至授以爵位

又固辭不受高宗拜諫議大夫復不受至唐明皇
幸蜀夢思邈乞雄黄乃命中使齎十斤送峨眉山
朱書表謝又有羅公遠葉法善咸在明皇時出有
入無變化莫測爵祿不能縻刀斧不能害也軒轅
集居羅浮山得道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
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
地合德日月齊明久之力辭還山陳摶得道華山
雲臺觀唐明宗手詔召至京長揖人主明宗待之
愈謹賜號清虚處士仍賜宮女三人摶作詩辭謝

即時遯去宋太宗時召入京宰相宋琪等問曰先
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山野之人
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養生之理非有
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
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
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行修煉無出于此帝重其言賜號希夷先生放還
華山嗚呼古今眞人上仙玄風暢播爲朝野所尊
崇君相所嚮慕暫應聘召出入闕廷理逗機緣語

隨世法往往舍黃老而談唐虞置修煉而明治理視長安猶火坑覷軒冕猶桎梏鳳皇來儀偶爾翔集鴻鵠遠舉忽以飄然又焉肯炫神怪以聳衆甘豢養而久稽也至人爲帝王公卿所物色者亦千百之一二其息景空谷滅迹深山名姓不聞于市朝羽儀不及於殿陛者何可勝數儒生所讀者史鑑所知者僅文成五利徐市柳泌之徒數人此奸人之尤假託方外愚弄世主叨竊寵靈真仙之所亟斥聖王之所必誅者也良由人主以不淨之身

求仙以多慾之心慕道故不能致眞仙而詐僞之
徒應之爲之合方爲之授訣不待驗與不驗而知
其必敗矣若眞仙縱應召而來知人主本非仙才
且隱晦而去安肯苟留若古軒轅以聖帝求仙淸
虛恬澹廣成天老之徒紛紛至人並爲之指導鼎
湖道成乘龍仙去故爲文成五利徐市柳泌所惑
者以秦漢唐主非軒后故也以是而遂謂天下無
神仙盡幻妄是見燕雀而疑世必無鸞鳳見鰍鱔
而疑世必無蛟龍也何其陋哉世人又以楚王英

梁武帝奉佛得禍疑天下無佛佛不足信不知楚王自以逆誅何關佛事梁武自以貪敗何與如來古今人王宰臣比丘居士以皈依三寶勤修淨業而生荷吉祥化蒙超度近獲人天遠招佛果當來證道現世成眞者見于傳記弈弈纍纍亦不知凡幾凡夫都不能考而知而動輒以史所載楚王梁武爲口實也夫三代而後漢魏六朝隋唐五季宋元君臣禍敗駢肩接踵豈皆奉佛之過耶我

高皇帝開基紹統遠邁帝王致治經邦比隆堯舜

並崇三教昭示萬世斯眞大聖人之作爲度越尋
常萬萬今之人欲詆斥佛老匪獨得罪于二氏聖
人亦且得罪于我　皇祖也嗚呼世之人無輕持
哉世之人所謂十惡與身意各居其三口居其四

潙菴集卷之十終